

张曼娟著

爱情， 诗流域

那个夏天，我们都在读诗，
仿佛回到童蒙时代，
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。
午后的蝉在树上响亮鸣唱，
从第一首诗的古早，到永不止息的未来。

曼娟新经典

爱情，诗流域

张曼娟新经典

广东人民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

张曼娟 著

爱情， 诗流域



张曼娟 新经典

爱情，诗流域

张曼娟 新经典

张曼娟 诗流域
花城出版社

依然在路上 (总序)

我在大学的课堂让学生们发表自己的意见，有个陌生而充满热情的男生举起手，不吐不快的神情，我请他说说他的想法，这才发现，他是从大陆到台湾来的交换学生，特意来旁听我的课。看着那欢快的神态，听着那雀跃的语气，我不禁想起，过去这些年来，寻找到我的教室里，或是敲开我的研究室的那些，渡海而来的大陆读者。

“你的作品启发并安慰了我，只是，要在大陆找到你的新作品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我们还得等多久呢？”我常在个人网页上看见简体字留言，令我感动，也觉得愧疚。曾经被启发或安慰过，便这样深深地记忆着，哪怕已经成长为一个不同的人。虽然要找新的作品这么不容易，却还是没有放弃，依然殷切地期盼并等待着。看来读者确实是仁慈的，不负责任的人是我呢。

这一次授权花城出版社印行的六部作品，《人间好时节》是未在大陆出版过的新书，与《爱情，诗流域》、《时光词场》成为一个较完整的系列，可以看出我将古典诗词与现代生活结合的感受和创新。许多把古典诗词视为畏途的孩子，也爱上了这种优雅含蓄而又余韵无穷的情感表现。许多忙碌奔波的成年人，也愿意抽出一点时间，读一首诗或一阕词，验证自己的遭遇和经历，发觉自己从不是孤独的，那些道路早有人走过，并留下痕迹。



《不说话，只作伴》与《黄鱼听雷》也是从未授权出版过的简体版新书。《不说话，只作伴》原本的设定是女人对世界与情感的观照，有些慧黠与豁达，也有坚持与细腻，没想到许多男性读者告诉我，他们很爱这本书，喜欢那种对自己说话，与自己作伴的感觉。至于《黄鱼听雷》，则是我的饮食与成长经验，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状况，与他从小的饮食方式绝对有关。我的父亲与母亲都来自黄河流域，他们的味蕾犹存着中原的烟尘风沙，因此，诞生在南方岛屿的我，便在南北结合中书写自己的饮膳手札。至于短篇小说集《笑拈梅花》，也是头一次以完整的方式整本出版，可以见出青春年代的我对于文学与感情的信仰。

每次看见大陆读者的询问，我总是惆怅无言。其实，在梦中有时会梦见自己置身在广州或是上海，北京或是武汉，仿佛是十年前去宣传新书的场景，在书店或者校园里，读者依旧热情温柔注视着我：“这些年来，你都在做什么呢？”我有些腼腆，非常认真而真诚地说：“我还在书写的道路上，虽然看不见终点，但，我依然在路上。”

如果从这样的梦中醒来，总令我感到幸福。

張曼娟

目录 Contents

爱情与诗的流域（自序）	001
-------------	-----

春之倾慕

低头向暗壁，千唤不一回。	005
--------------	-----

停船暂借问，或恐是同乡。	011
--------------	-----

蓄意多添线，含情更着绵。	015
--------------	-----

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	019
------------	-----

易求无价宝，难得有心郎。	025
--------------	-----

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。	030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万人丛中一握手，使我衣袖三年香。	034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	039
------------	-----



爱情，诗流域

夏日合欢

- 相逢畏相失，并着木兰舟。 047
- 不知奴处山低月出早，还是郎处山高月出迟。 051
- 待得天晴花已老，不如携手雨中看。 055
- 莫以今时宠，难忘旧时恩。 059
- 人人要结后生缘，侬只今生结目前。 063
- 上宿鸟比翼，下坐人同心。 067
- 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。 072

秋来缱绻

- 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 079
- 不堪盈手赠，还寝梦佳期。 083
- 采之欲遗谁？所思在远道。 087
- 欢出无人试，闺中自著看。 091
- 始知结衣裳，不如结心肠。 095
- 叮咛寄书人说向，玉儿欢笑似平时。 100
- 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 105
- 忽见陌头杨柳色，悔教夫婿觅封侯。 109



爱情，诗流域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冬季离散

还君明珠双泪垂，恨不相逢未嫁时。 115

将缣来比素，新人不如故。 121

莫对月明思往事，损君颜色减君年。 127

还将旧时意，怜取眼前人。 131

解得世间离别苦，故将好鸟织成双。 135

今日斗酒会，明旦沟水头。 139

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 144

爱情与诗的流域（自序）

那一年在广州，我为自己的书举办签名会，许多热情的读者从四面八方赶来，排了好长的队伍，连电视台也出机采访了。炎夏烈日从购物中心天井狠狠地照进来，我一本一本地签，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，可能因为中暑，眼花头晕，开始出冷汗，但，我不愿放弃也不忍终止这样的机会。有些读者要求在我签名之外“给句话”，这队伍的移动因此更缓慢，而我的晕眩与不适也愈严重了。

主办单位不得不劝阻排队的读者，“只要个签名就行了”，却仍有固执的人还是要给句话，我抬起无助的眼睛看着他，完全失去思考能力了。“写什么呢？”我问。

他想了想：“‘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’吧。”

一千多年前的句子如此流畅地从他口中吐出，仿佛是他的句子，竟也仿佛是我的。我理解这样的情感，我也明白这样的坚持，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替他写着，就好像注记着一个人的情感图腾。

我想，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吧。



我是爱诗的，爱它的悠远浪漫，也爱现代生活，爱它的仓促现实，我想从诗中的爱情开始着手，要将古典诗歌与现代情怀，冲积成一片美丽的流域。

于是，我们掘出了第一条水流。

想要冲积一片流域，仅仅具有热情和理想，是不够的。像一件工程般，我和紫石作坊的伙伴们从古早的诗经开始，翻找到晚清的民歌，从万首诗的幅员辽阔，拼贴出我们想象中的，爱情的各种样貌。

常常，有人忽然忘情地朗诵一首诗，其他人安静谛听，或者轻轻叹息；同时，有人用着欢愉的音调念两句诗，大家都陷落在自己的回忆里，微微地笑起来。那个夏天，我们都在读诗，仿佛回到童蒙时代，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，午后的蝉在树上响亮鸣唱，从第一首诗的古早，到永不止息的未来。我们避开那些闺怨过度的诗，因为，苦楚无望的悲情，只能令人哀怜，却不能给人希望和启示。

我想，我们找到了想要的，一些新的形式与精神，可以从容不迫地，走向一个崭新的明天。

我开始书写，在书写中，我们听见心灵的冲积，持续地、韵律地，渐渐成一片爱情与诗的，苍郁的流域。

春之倾慕



- 低头向暗壁，千唤不一回。
- 停船暂借问，或恐是同乡。
- 蓄意多添线，含情更着绵。
- 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
- 易求无价宝，难得有心郎。
- 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。
- 万人众中一握手，使我衣袖三年香。
- 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

低头向暗壁，千唤不一回。

因为难以克服心中的羞涩与惊惶，
一径低垂着头，
面向着墙壁投射出的暗影，
即使是有情人千声百声地温柔呼唤，
也没有转过头的勇气啊。

“嘿！梅子！”他骑着脚踏车从她身后赶上，热烈地呼唤。她的身子立即僵硬起来，转身贴在巷弄的墙壁上，垂着头，一动也不动。他觉得很奇怪，小时候他们一起玩大的，她扎两根小辫子，总跟在他身后，像个小小的影子。他从不嫌她累赘，从不允许别的孩子欺负她；他把零用钱省下来，带她去村外的摊子吃牛奶红豆冰。她是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人，直到她剪去长发到外地念中学。

梅子再回来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奇怪的女生了。每次看见他都忙不迭地躲藏，他一叫她，她就窘得恨不得钻进墙里去。可是，他还是要叫她，想试试看能不能把小梅子叫回来。



有一回在巷子里，一群男生围着梅子戏弄她：“请你吃梅子冰啊！好吃耶！”梅子像陀螺似的苦苦打转，解脱不得。他抡起脚踏车就冲过去，赶走那群男生以后，梅子扯住他的书包带子，呜呜地哭起来。“嘿！梅子！”后来又遇见她，他的额上还有淤青，她站住，转脸对他笑起来。他得寸进尺地：“载你回家吧？”她坐上后座，轻轻环住他的腰。

那年他十八岁，她十六岁。很多年后他们仍常常提起，那条小小的巷弄。

因为难以克服心中的羞涩与惊惶，一径低垂着头，面向着墙壁投射出的暗影，即使是有情人千声百声地温柔呼唤，也没有转过头的勇气啊。多么传神地刻画出，青春期少女莫名的惶惑与怯意，她不是对心上人没有感觉，事实上可能正因为情感太过炙热，连自己都无法负荷或难以置信，只好选择逃避。那种手足失措的神情，更增添了令人向往的娇媚。

惟有在非常年轻的时候，惟有情爱最初的启蒙，才具有这种狂乱的力量，无法约束。



长干行

唐·李 白

妾发初覆额，折花门前剧。

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。

同居长千里，两小无嫌猜。

十四为君妇，羞颜未尝开。

低头向暗壁，千唤不一回。

十五始展眉，愿同尘与灰。

常存抱柱信，岂上望夫台。

十六君远行，瞿塘滟滪堆。

五月不可触，猿声天上哀。

门前迟行迹，一一生绿苔。

苔深不能扫，落叶秋风早。

八月蝴蝶黄，双飞西园草。

感此伤妾心，坐愁红颜老。

早晚下三巴，预将书报家。

相迎不道远，直至长风沙。





【原诗语译】

当我幼年时，头发才刚刚掩覆住额头，就遇见了骑着竹马而来，同样稚幼的你。我们很自然地绕着桌椅，擎着青梅，开心地嬉戏。同样居住在南京的长干里，使我们有更多相处的机会，虽然年纪还小，情感却已融洽亲密，毫不猜疑了。

十四岁那年嫁你为妻，因为太害羞的缘故，从不曾展开笑颜。理不清自己的尴尬与无措，常常低垂着头面对墙壁的阴影，便是你温柔地唤我千百声，也没勇气回头一望。

然而，你的耐心守候使我渐渐变得成熟解意，十五岁时已能与你软语温存，情爱真挚深刻，便是同你一起化做尘土飞灰，也能甘愿喜悦。我常以为我们都会像在桥下等候情人的尾生一样，纵使灭顶也不放弃情爱；我也从没想过有一天会登上望夫台，无望地等待远方的你。

十六岁那年你却必须离家远行，这一去将经过险恶的三峡之一瞿塘峡，那儿五月一到，江水淹没滟滪堆这一带的礁石，行船易生不测，你得千万小心，绝不可轻触险境啊。我的思绪伴随你沿三峡一路行去，仿佛也能听见两岸猿声哀切啼叫。

如今，你欲走还留时，在门前遗下的足印，都已生出了青苔，青苔生得太多太厚，已无法清除了。落叶倏忽而下，今年秋风吹得早，凉意也更深了。八月仍可以看见蝴蝶成双飞过西园草地，而你的音讯却仍杳然，看着季节的变换令我更加感

伤，除了坐困愁城，又能如何呢？就这么感觉着自己的青春容貌一日复一日地憔悴苍老。

什么时候你打算从巴郡、巴东、巴西返回故乡？请一定要预先写信回来通报。我一旦得到消息，必然立即到七百里外的安徽长风沙这地方去迎接你，纵使路途遥远，纵使地极湍险，一点也无法动摇我的心意。

